



DANGDAISHIJIE

CHANGXIAOSHU

W E N K U

(美) 汤姆·沃尔夫

完美的人 (上)

完美的人

作者 汤姆·沃尔夫(美国)

(上)

远方出版社

主 编：石 坚

责任编辑：亦 然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4.6 字数：3376 千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95-486-0/I·105 全 10 卷定价：890.00 元

序 言

畅销书，就是那些最为读者喜爱，卖得快，销量多的书。一部作品产生了街头巷尾争相传阅的轰动效应，除了文学要素外，绝然还有它内在的东西，当然这种内在的东西不是我们几句肤浅的话所能涵盖的，只能由读者从各自的角度去细细品味。但有一点，这种内在的东西肯定是合乎时代潮流、迎合读者心理，开启读者心智的，是令读者群体产生共鸣与震撼的，它体现了一种思想、一种力量、一种个性。事实上，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文学冷漠时期，一部畅销书的产生较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原因在于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与十八十九世纪、甚至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相比，裂变的更加个性、更加丰富，人们也变得日益成熟与老到，对自己以外的其它一切充满了怀疑和不屑。许多曾被时髦挟裹到文学里的人早已远离文学，过去人们阅读十八十九世纪文学名著所产生的激动，盲从或单纯的被感召随着岁月的流失已不复再现，替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文学若再度激起人们的兴奋，自身就必须更加个性、智慧。所以在当代能骚动读者购买，获得读者欢呼的小说一定是具有独到之处的小说。

《当代世界畅销书文库》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当代世界上最具权威和影响的畅销书榜的榜尖作品，是畅销书

系中最畅销的那部分。这些作品以欧美现代社会生活为背景，全方位向您展示欧美各国的社会习俗，人文思想，以及极具风格的异域风光和风土人情。不仅受到读者的青睐，也普遍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其中大部分获得了重大文学奖项，有的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改编成音乐剧，有的一直有读者请求作者为之续作。我们把这些作品选编在一起，方便您阅读欣赏。你会在轻松、迷醉的阅读中领略当今世界新时代的风彩，尽而让世界文化熏陶自己，让新时代的思想、力量激励鼓舞自己。

编 者

二〇〇一年八月

目 录

序幕：查利船长	1
第一章 赭色麦加	15
第二章 鞍 囊	34
第三章 松脂农场	61
第四章 褐肤色的异母兄弟	92
第五章 杀人的冷库	111
第六章 贪欲的泥潭	136
第七章 “7——11” 便民商店	160
第八章 地理形势	181
第九章 多余的女人	211
第十章 红毛狗	239
第十一章 这是——不对的	254
第十二章 繁殖棚	282
第十三章 扣 留	320
第十四章 上帝的天大的玩笑	334
第十五章 橡壁囚室	353
第十六章 追随你	380
第十七章 艾匹克蒂塔斯来到了家	406
第十八章 “阿哈” 现象	428
第十九章 考 验	450
第二十章 梅的军队	475
第二十一章 真正的伯克海德	502
第二十二章 柬埔寨	525

第二十三章	交 易	555
第二十四章	两位橄榄球场上的英雄	583
第二十五章	迪威尔·斯克鲁格斯成了主角	603
第二十六章	握住了手	615
第二十七章	屏 幕	629
第二十八章	宙斯赐给的火星	646
第二十九章	艾匹克蒂塔斯出现在伯克海德	663
第三十章	公牛与狮子	680
第三十一章	罗杰变黑了	702
第三十二章	大当家	725

序幕：查利船长

查利·克罗克骑在他心爱的田纳西州产的名马上，挺挺胸膛，使自己在鞍上坐得笔直，并深深地吸了口气……啊——候选人名单原来是这样……。他喜欢让他的宽胸膛在卡其衬衫里面时起时收，能想象得到，所有参加狩猎的人们都能注意到他的身体是如何地健壮。听有的人，不仅七位客人，还包括六名黑人随从以及他的年轻妻子。他妻子也骑着马跟在他后面，靠近几匹骡子拉的弹簧椅座四轮马车和装狗笼的货车车队。为了进一步炫耀自己，查利还把背部的大肌鼓出来，就像孔雀开屏或者火鸡用像整理羽毛。他的妻子塞雷娜只有二十八岁，而查利已经六十开外，头顶光秃，只剩两边和后脑还有几簇卷曲的灰发。他决不放弃任何机会足以提醒她，有一根结实的绳子——不是，是一根名副其实的钢丝绳——把他同他的年轻时有像野兽那样的活力联系起来。

此刻，他们距离“大宅”已有一英里之遥，已深入到似乎无穷无尽地盛长着蓑衣草的农场腹地。虽说是二月下旬，可在佐治亚州的南端，早晨八点钟的太阳已相当炽热，雾露升上空中像是缕缕轻烟，在松树林中生出一种天然的绿色光亮，把蓑衣草丛蒙上一层黄褐色。查利又一次深深的吸气……啊……青草的浓浓芳香……松树的树脂清香……还有所有那些动物的强烈气味：马匹、骡子、狗群……。这些动物的气味不知为什么多少使他想到了他来到这世上已经有六十多个年头。“松脂农场”，佐治亚州西南角面积达两万九千英亩的原始森林、土地与沼泽，而所有这一切，每一寸土地，所有在这块土地上的动物：五十九匹马、二十二头骡、四十条狗；三十六座建筑物，再加一条一英里长的沥青起落跑道，以及必不可少的喷气机加油站与飞机库——所有这一切都是他的，是查利·克罗克船长的，用途也是他选定的，这就

是——射鹤鹑。

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了，便朝他的打猎伙伴转脸过去。这是一个身子结实、面孔刻板的男子，名叫英曼·阿姆霍斯特，正同查利骑马并行。查利说：英曼，我打算——”

英曼用他典型的“英文·阿姆霍斯特式”的高声嚷嚷打断了查利的话头，仍在坚持探讨即将来临的亚特兰大市长竞选问题：“听着，查利，我知道乔丹有人缘，在党内有威望，说话也公道，不过，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朋友……”

查利还在看着英曼，但并没有在听他的话。他只注意到英曼抽了几十年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牌香烟带来的烟熏过的带咕喊声的典型南方口音。就像只模样轻轻的鸭子，正是这样。这人已有五十五六岁了，可是还有一头黑头，从前额往后滑溜到他的圆脑袋上。英曼身上的一切一切都是圆的。他看起来就像是一堆球状物一个压一个地堆起来的。油腻腻的双颊与下颚，似乎无需脖颈的帮助，就摘到了组成他胸部的两个大肉球上，这个胸部又搁到了一个鼓得圆圆的大肚皮上。甚至双臂和双腿，看上去太短了，也似乎都是由球形体制成的。卡其猎装上穿一件塞得鼓鼓的背心，只能使他显得更圆。然而，这位红光满面的矮胖子却是阿麦克斯科化工集团的主席，是亚特兰大极有影响的企业家。查利把他作为本周末要在“松脂农场”猎获的首要目标。查利渴望阿麦克斯科公司租用他的写字楼。截至目前，查利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妄自尊大地命名他的写字楼为“克罗克总汇”，却是他犯下的严重错误。

“我说，弗利特太年轻，太毛糙，想玩竞选太早了点。你说是不是？”

突然，查利意识到英曼在问他问题响，可是，查利除了知道安德烈·弗利特是个黑人活动家之外，对他别无所知。

所以，他只好“嗯——”。

英曼把查利的回答看作是对弗利特无好感的表示，便说：“哼，别把那种东西搞进来，搞脏了竞选。我知道有些人到处嚷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无赖。不过，我对你说吧，要说弗利特是无赖，那他就像我这样的无赖。”

无论从哪方面说，查利都开始不喜欢这场谈话了。首先，像这么一个美丽的星期六早晨，本来是猎鹌鹑的大好季节，却去谈什么政治，尤其不该谈亚特兰大的政治。查利喜欢设想自己在松脂农场猎鹌鹑，正同一百年前的农场主人——一位名叫奥斯汀·罗伯都·惠特的南北战争时期的英雄所做的事情一样；而一百年前在松农场猎鹌鹑的人谁也不会走出蓑衣草丛去谈亚特兰大的市长竞选，而且两名竞选者都是黑人。不过，查利是个正直的人。不仅如此。这是……佛利特。查利本人曾经同弗利特打过交道，时间还隔得不久，但他不想在现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些事。

于是，这一回是查利插嘴打断英曼的话了：

“英曼，我要跟你讲件事，也许我会后悔说的，不过，我想还是提前对你说的。”

英曼眨了眨眼睛，显出有些困惑。“那好吧……说吧。”

“今天上午，”查利说，“我只想射鹌鹑。”他到松脂农场来，就想忘掉亚特兰大，甚至提都不想提它。他只想感觉大自然，感觉家庭的氛围，这个时候他才不再仅仅觉得是个房地产开发商，而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只想射鹌鹑，嗯，”英曼说：“用这个？”

他指了指查利那支0.410口径的猎枪，枪在皮套里，斜跨在马鞍上。0.410口径散发出来的铅弹，范围比任何别的短枪来得小。对雄鹌鹑来说，要把它同母鹌鹑区别开来，惟一的标志是喉咙上有一簇白羽毛，大约有八英寸的样子。

“是啊，”查利笑笑说，“你记得吧，我跟你讲过，我要提前完成。”

“是吗？我来告诉你吧，”英曼说，“我敢跟你打赌，你完不成。我跟你赌一百美元。”

“你输了按几倍给？”

“几倍？是你起的头！是你在吹牛！你知道，有句老话，查利：‘屎没拉完，门关不上’。”

“行啊，”查利说，“一百块钱头一窝，这才公平。”他从马鞍上倾过身来，伸出右手，两个人握了握手，这赌就定了。

他立刻后悔。钱有危险了，有件深深烦人的事在他脑子里开了锅。谋士银行！克罗克总汇！还债！事情堆成了山！不过像他那样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懂得如何欠债过日子的，难道他们不是……这样生活是合乎规律的，难道不是吗……你长了鳃就为了要呼吸，是不是……于是他又深深吸了口气，以便把一刹那间发生的惊慌情绪驱赶开去，重新鼓起了后背上的大肌。

查利为他的身子感到自豪：粗壮的脖子，宽宽的双肩，强健的双臂；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他的后背。松脂农场的雇工都称他查利船长。一百年前有艘《塞米诺尔大湖号》的渔船，部长就叫查利·克罗克这个名字，有一头卷曲的金发，按当地的传说，据说这样的头发会带来力量和勇气。有一支歌专门歌颂他，一些上年纪的老人都还记得它。歌词是这样的：“查利·克罗克是个完美的男人。他的后背就像泽西的公牛。不爱吃秋葵，也不爱吃梨。他爱上一个姑娘是个光秃瓢。查利·克罗克！查利·克罗克！查利·克罗克！”是不是真的有过这么一个人，查利从来未查清楚。不过他喜欢这个形象，他常常用现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是的，我的后背就像泽西的公牛！”他在佐治亚技术学院时，说是橄榄球队的明星。打橄榄球使他的右膝盖留下了毛病，大约三年前转成了关节炎。然而，他并不拿它来同上了年纪联系起来。这是光荣的战争创伤。一匹漂亮的田纳西州出产的小步马的特点在于它的步法匀称、稳当，骑着不必担心身子前倾，当它小步开

跑的时候，膝盖不至于上下张合。如果不是骑着这种马，查利不能肯定在尚有寒意的二月清晨还能不能端坐在马背上。

在他前头，狩猎的向导与猎犬训练师莫斯比骑在另一匹小步马上。莫斯比用一种奇特的、低调、拖长的哨音对猎犬发出信号，这种哨音是从他喉咙深处发出来的。查利有两只名贵的短毛大猎犬，一只名叫惠普，一只名叫诺布，这会儿只带一只出来，让它在金黄色的蓑衣草丛中嗅出鹌鹑窝的气味。

两位射猎者——查利与英曼，默默地骑了一程，倾听货车的咯咯声、骡子的蹄声，马匹的喷鼻声，等待着莫斯比发出信号。一辆货车载着狗笼子，关着三四对短毛大猎犬，以便轮流放进蓑衣草丛中去追逐猎物；还有一对黄毛的徊回猎物的猎犬，名叫罗纳德与罗兰。一队“拉曼查”出产的骡子，配有铜球的轭与挽具，拉着货车。两名带狗的仆役都是黑人，穿着厚厚的不怕荆棘扎伤的黄色罩衫。那辆有弹簧座椅的四轮马车，是辆老式的木制马车，有减震器、充气胎以及漂亮的黑色皮椅座，就像“奔驰”车那么舒适。两名黑人仆从，穿着黄色罩衣，驱赶着拉四轮马车的骡子，并负责从马车的后厢里取出食物与饮料来招待客人。坐在黑色皮椅座里的有英曼的妻子艾伦，年纪同丈夫相近，不会骑马；还有四位请来过周末的客人：贝蒂·莫里西与哈伯特·莫里西夫妇，他们都不骑马，不狩猎。查利自己可不愿意在射鹌鹑的时候把自己局限在一驾四轮马车内，可是他喜欢有一批观众。马车的两旁各有一名身穿黄罩衣的黑人雇工，其主要职责就是当查利的妻子塞雷娜和英曼与艾伦夫妇的十八岁的女儿伊丽莎白上马的时候，牵住马。

查利这会儿才发现，塞雷娜和伊丽莎白两人已经远离大家，拖在后面约有五六十码。查利最初不知为什么原因，对此有些恼怒，她们两人穿着卡其布猎装——在佐治亚州的农场打猎必须穿上卡其布猎装，正像在苏格兰农场猎松鸡必须穿花呢西服——熟

练地并着肩，身子略向对方倾过去，悠床地聊着天，不时微笑，有时想大笑又忍住不笑出来声，啊，今天早晨，这两个人怎么成了好朋友啦……没有一个人见到塞雷娜一头略略飘逸的浓浓黑发以及一双浅蓝色、极有生气的大眼睛，不称赞她年轻美貌的。年岁比查利几乎小一半！即使距离五六十码，她也处处看得出来是查利的第二任妻子。不久，她明显地表露出来，她同这个十几岁的伊丽莎白·阿姆霍斯特最谈得来，远远超过伊丽莎白的母亲或辛蒂·斯坦纳德或来宾中的任何一个人。伊丽莎白年纪虽小已很性感……白皙皮肤、密密的浅棕皮，嘴唇富有感情，即使穿着卡其猎装，你也可以见到衣服里面的丰满胸膛……，查利这样地打量着一位朋友的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女儿不免有些自责。但是，少女这种招摇的样子，穿着长裤横跨在马背上两条大腿紧紧夹着的样子，身躯前后摆动的样子，谁能不注目凝视呢！艾伦·阿姆霍斯特对塞雷娜做了些什么，使得塞雷娜同艾伦的女儿如此亲近过了艾伦本人？艾伦不曾经是玛莎的好朋友吗！查利深深吸了口气，把玛莎、把所有的陈年旧事都从脑海中赶了出去。

弹簧四轮马车的一名车夫在低声吆喝：“一号马车呼唤基地——一号马车呼唤基地……”原来，车夫的椅座下有一台无线电话。所谓“基地”，就是位于大宅后面的监工办公室。所谓“一号马车”那是因为查利希望英曼和艾伦，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可以自在地独自分头游逛，他希望他们注意到，他为这次周末狩猎准备下四套装备，四驾四轮马车（一号马车、二号马车、三号马车、四号马车！）四辆载狗笼子的货车，四名驯狗师，四组骑马侍从，……什么都是四套！松脂农场是如此之大，足够你驰骋一番的。可以这样地计算：在整个狩猎季节，即从感恩节到二月底，组织一次狩猎活动，一对猎手每周射猎半天，就必须至少提供五百英亩的场地。否则。猎手会把鹌鹑窝一扫光，明年就没有鹌鹑可猎了。如果一对猎手每周射猎一整天，

就必须有一千英亩。好了，现在查利有两万九千英亩。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整个狩猎季节让一对猎手一周七天都去射猎。猎鹌鹑！这是美国贵族的野外游乐，而英格兰、苏格兰和欧洲的贵族则是猎松鸡和野鸡。猎鹌鹑只有比猎松鸡和野鸡更好！猎松鸡和野鸡需要有一批助手去树丛中把它们朝猎手这边驱赶过来。猎鹌鹑必须潜行。必须有大猎犬、大马、大号猎枪。鹌鹑是鸟中之王。只有鹌鹑才搏击长空，使你的心脏在胸膛内砰砰跳动。想想看：查利船长已经来到此地！来到了佐治亚州第二个大农场！他拥有两万九千英亩的土地、森林、沼泽，加上大宅、供客人住宿的宾馆、监工房、马厩、谷仓、饲养棚、蛇馆、狗舍、花圃、储藏室——南北战争以来就有的，约有二十五间储藏室——他要维持这一切，要雇足够的人手，要经营管理，这还未算上一个停机坪、一间可停放“湾流五号”飞机的机库，……而这一切都只为了每年十三个星期的狩猎季节。拥有这一切并不多么地富有。因为这是在南方。是个人物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鹌鹑农场。你必须能对付以各种方式进入农场的客人和野兽，用你的智慧、你的赤手空拳、你的枪。

查利希望能有某种方式把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给英曼看，当然现在还没有想出好办法，除非他像一个傻子那样夸夸其谈。因此，他决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来达此目的。

“英曼”，他说，“我有没有对你讲过，我爸爸从前在松脂农场干过活？”

“是吗？什么年代？”

“啊，那时我还只有九岁或十岁。”

“他在这儿干什么？”

查利略略一笑。“没干多久。只呆了几个月。老爸总是被解雇。他在南部阿尔贝一半以上的农场都呆过，都被解雇了。”

英曼一言不发，查利摸不透他心里怎么想。查利怀疑这么着

来介绍克兰·克罗克的火爆脾气会使英曼感到不舒服的。英曼是个老派的亚特兰大人，如果现在还有老派亚特兰大人的说。亚特兰大从来不像萨凡纳、查尔斯顿或里奇蒙那些真正的南方老城，那些地方，财富是从土地得来的。亚特兰大是由于通了铁路，发展了商业，才兴旺起来的。一百五十年前，此地还一无所有。但从那时起，人们拼命捞钱。地名已经改过三次。最初叫“终点”，因为是新建铁路的终点站。后来改名叫玛莎维尔，以纪念名叫玛莎的州长夫人。后来才叫亚特兰大，是因为要吹捧“西部与大西洋铁路公司”的，人们说，铁路通到萨凡纳，就得到一个在大西洋的港口了。阿姆霍斯特家族正是热心吹捧这一观点，为此大卖力气的一家族。查利不得不承认。英曼的父亲在本地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企业的年代就创建了医药公司，而英曼又把它发展成为一家化工集团“阿麦克斯科”。现在，他不在乎跟着英曼的足迹走。阿麦克斯科已是如此庞大，如此门类齐全，如此管理有序，自成体系。也许英曼睡上二十年大觉，阿麦克斯科还是照样运转，照样挣钱。可是英曼连一分钟的瞌睡都不想打。他太喜爱那些董事会议了，太喜欢出席各种酒会了，太喜欢人们向英曼·阿姆霍斯特这位伟大的医药企业家敬意了，太喜欢乘坐“阿麦克斯科飞鹰900号”去意大利北方、法国南方还有天晓得别的什么地方去公费旅游了，太沉溺于只要他弯弯小指头就有一帮奴才跳起来侍候他了。有了像阿麦克斯科那样的大公司垫在下面，英曼想在宝座上坐多久就多久，直到上帝允许他咽下最后一块羊腿肉和薄荷果冻。而他——查利，还只是孤家寡人。房地产开发商就是这么回事——孤家寡人。你必须靠自己把房子卖出去。人家相信你，才能把钱借给你，人们必须把你看作是无所不能、毫无缺陷的天才。不是相信一个公司，而只是相信我——我自己。他之所以犯错误，正因为他太相信了自己。他为什么要在切罗基县建造一个楼群，把其中一座四十层的塔楼以他自己的姓氏来命名——“克

罗克总汇”！没有其他任何一个亚特兰大房地产开发商敢于如此显示自负的雄心。而现在，这座该死的塔楼在那儿矗立着，60%的房间空着，钞票大量外流！

深深的忧虑一旦点燃起来，就像是发了炎症。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不能让它 在松脂农场如此完美的猎鹌鹑的美好日子里发生。于是，他又回到了有关他父亲的话题。

“那时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英曼。过一个快乐的星期六晚，要到……”

查利没说完就打住了。前头，驯狗师莫西比停下来，朝后面看，举起了帽子。正是信号。他的低嗓音经过蓑衣草丛传过来？

“短毛——大猎犬！”

毫无疑问，短毛大猎犬诺布已经摆好了姿势，鼻子朝前戳着，尾巴像一根棍子那样翘起来，成45度。它已嗅到了掩在蓑衣草丛中的鹌鹑窝的味道。另一只短毛大猎犬惠普，在莫西比身后，也用同样的姿势，准备随时支援诺布。

货车停下来了，每个人都消不作声，两位射手查利和英曼下了马。对查利来说，幸运的是上马下马时都是左腿吃劲，右腿只消甩过马背，因此他疼痛的右腿膝盖无需受到折磨。他刚一下马，就有一个穿黄罩衣的名叫欧内斯特的男仆跑过来，从他和英曼的手中接过去缰绳，查利从皮套中抽出0.410口径猎枪，在双筒枪管中装进两颗子弹，同英曼一道走进了蓑衣草丛。他发现自己的膝头有些僵直，因此走路有点跛脚，但他顾不及病痛。肾上腺会去照顾它的。他的心砰砰地跳。不管你射猎过多少次，每当猎犬朝目标奔去，你正在草丛中接近一窝鹌鹑时，都难免要觉得紧张。鹌鹑有感到危险的本能，在高高的草丛中掩藏起来了，但突然，它们以无法相信的加速度冲向天空。谁都用这个词：“冲”。一处射猎者只能有两个人，不能再多。鹌鹑像火箭一样冲天而去，并且是四处分散开去，以便迷惑捕猎者。射猎者在激动

的心态中，把猎枪从这头扫到那头，相互间造成的威胁更甚于对鹌鹑的感协。所以，两个射猎者共同行动已是足够危险的了。也正因为此，他让随从都穿黄色罩衣。他可不愿意某个笨蛋客人抽了疯，把一颗开花弹送给了随从的男仆。

英曼走在查利的右边。默契中有一根想象的线拉在他俩中间，查利只能追射左边的鹌鹑。非常地寂静，都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跳动得那么迅速。他感觉到所有的眼睛都在盯着他，形成了压力：客人们的眼睛、赶骡子仆役的眼睛、随从的眼睛、莫西比的眼睛、他妻子的眼睛……他可是带来了一支小小的军队啊，是不是？而且他开了大口，宣布说他将只射杀雄鹌鹑，同英曼打了一百美元的赌，大家都听到了这件事。

他把猎枪打在肩上。似乎要永远打在那里不动了。事实上，还不到二十秒钟——

刷！

空气震动了，一窝鹌鹑从草丛中冲了上来。声音似乎响得很使人透不过气来。各个角度都有片片灰色的东西。有一道白色。他把猎枪朝左边举起。枪筒指准鹌鹑前面一点！这是最要紧的事。开了一枪。他以为——还不清楚。又有一道白色。枪筒几乎朝头顶上瞄准，又发一枪，一只鹌鹑从空中跌落下来。

查利握着猎枪站着，感觉到了刺鼻的火药味，心砰砰地在捶。他朝英曼转过身去。

“你怎么样？”

英曼使劲摇头，以至颞下的肉都在颤动。“他妈的——对不起，女士们”——他的妻子艾伦，贝蒂·莫里西与哈伯特·莫里西夫妇，斯坦纳德夫妇，都已从马上下来，朝两位猎手这边走来——“我错过了头一只。没跟上狗娘养的。”他在生自己的气。“本来可以射到第二只的，可是不能肯定，去他妈的，——对不起。”他的头摇得更厉害了。查利甚至没有听见英曼开了枪没有。